



來風閣印譜序

凡人不得志於時則必有所托以見其衷而自傳於後世文王之彖象孔子之春秋爲商周任憂患故托諸經以傳之左丘明司馬遷托之乎史者也魯連梅福劉更生之徒托之乎文者也屈平賈誼懷君而不遇則托諸騷與賦以傳晉之陶元亮唐之司空圖宋之劉須溪與謝臯羽代移身隱睠傷彼都則托諸詩以傳詩賦經史必筆之乎書而王羲之米元章等因托以傳書之古者莫若篆籀而蔡邕李陽水之流乃



托以傳篆籀所用大者爲碑爲銘次者爲圖爲章吾  
友沈觀侯工於書嫻於篆則又以其餘托諸摹印以  
傳夫陽之陰之印之經也欵之識之印之史也龍之  
穗之科斗而鼎彝之印之文也乃觀侯以其不得志  
之暇博覽載籍凡古人所言有感情而不平抑歿而  
無聊可悲可嘯可歌可涕可呵碧而問天者往往焉  
勒之於圖章是亦印之詩也騷與賦也觀侯生不諧  
時窮而好古察其衷愀然有神農虞夏忽焉沒矣之  
思將其所托以傳者固在是乎至於鐫刻之精工體  
法之神化直其緒餘焉而已矣

壽姚江黃太冲先生六十序

天下之至壽者道也。人能以道自任。則壽亦無疆。昔者帝王在上。得行其道。而君若臣以一心相授受。其壽之量數十世。孔孟不得行其道。而師與弟以一心相授受。其壽之量千萬世。故人壽道。道壽人。二者相待而長有不爽也。秦以降。聖遠教湮。諸賢人君子。猶相與因時救弊。以壽道於不熄。漢承戰國。弊在雜伯。而董江都以正。諛明道之說。壽。南北朝之習。弊在清譚繪句。而王仲淹以續經貫道之說。壽。唐時佛老盛。



行。弊。非。朝。夕。而。韓。昌。黎。以。闢。邪。原。道。之。說。壽。爰。至。有。宋。文。治。聿。興。則。有。若。濂。洛。關。閩。諸。儒。精。闡。聖。經。之。祕。悉。掃。異。端。之。紛。窮。理。居。敬。可。與。孔。孟。同。壽。而。陸。氏。子。靜。猶。慮。訓。詁。之。漸。弊。同。辭。章。務。爲。簡。易。覺。悟。使。人。知。所。淵。源。楊。敬。仲。得。之。以。著。已。易。王。伯。安。得。之。以。致。良知。其。道。自。宋。及。明。遂。與。紫。陽。並。壽。於。天。下。近。時。念。臺。劉。子。出。折。衷。朱。陸。之。旨。而。專。以。慎。獨。爲。宗。卽。知。卽。行。卽。本。體。卽。工。夫。俾。德。性。不。淪。於。寂。問。學。不。躐。於。支。庶。幾。道。以。人。壽。人。以。道。壽。而。不。幸。當。霧。塞。颶。回。之。運。往。從。文。謝。道。統。不。虞。熄。乎。則。有。太。冲。黃。先。生。在。先。生。受。業。於。劉。子。而。傳。其。心。嘗。慨。今。士。習。之。變。競。科。舉。而。趨。功。利。矯。激。者。或。入。於。枯。禪。於。是。紹。師。緒。而。昌。明。之。證。人。語。錄。使。四。方。學。者。翕。然。知。所。歸。依。其。於。理。學。可。謂。壽。而。臧。矣。先。生。厭。時。文。之。靡。日。就。茅。葦。故。有。所。著。述。皆。穎。逸。淵。新。鑄。韓。歐。而。融。其。迹。詩。歌。近。體。則。自。出。機。杼。絕。不。掇。王。李。膚。言。其。於。文。章。可。謂。壽。而。富。矣。顧。道。之。壽。於。天。下。者。一。在。理。學。一。在。文。章。而。節。義。尤。爲。大。閑。嘗。試。以。楊。子。雲。之。文。非。不。博。麗。也。然。而。與。雕。蟲。等。



吳草廬之學非不精邃也。然而與糟粕等。何則其大節多間然也。先生爲忠端公嗣。親見忤璫慘烈。其正氣出自天性。故能竭蹶於中露之朝。跋跡於風波之際。而義熙以後。卒爲全人。其於節義可謂壽而貞矣。有此三不朽。彼臺萊所咏。何足爲先生難哉。雖然側聞古君子之風矣。宋臣黃東發。隱居鄧山。而謝臯羽頌之。有日惟一食禱先靈。不願拾得長生藥之句。今或以世俗之壽壽先生。毋乃失其倫耶。曰不然。夫人之生。固有重於泰山者。王化久膾。人心愈迷。恃有命世之人。爲後進領袖。劉子旣逝。則先生不可以不生。抑不可以不長生。生而明性教。淑彝訓。將以壽一身者。壽一世。以壽一世者。壽百世。其事豈僅與鄧山同符乎。蓋先生之生。無虧於節義。而先生之壽。有裨於理學文章。無惑乎諸同人之殷殷而稱祝也。歲己酉仲秋之八日。先生行年六十。甬上之從遊者。徵文以傳不朽。而猥及於溱溱。自惟丙戌以來。遁跡江村。寡聞眇見者。已二十餘載。區區折楊皇荊。何足爲先生重。而又念方筮仕越都時。夙知學貫天人者。有姚江



黃子矣。甲午之秋，講道慈湖書院。故友馮正則復爲余嘖嘖稱先生之義不衰。迨丁未春，而長兒梁幸廁及門。始獲展先生之文而讀之。千彙萬狀，根於心得。殆令人聞所未聞，而徒以鄙倍自遜，不少舒其向往之情。是自棄於先生也。是自棄於吾道也。辭雖未馴，惡可以已哉。縷縷荻露，非敢徇諛，亦惟以壽吾道者壽先生而已矣。

自來爲文以壽人者多矣。然必有黃先生云學可以言壽，亦必鄭先生云學之文可稱其壽。然則兩先生之殆與天地並壽歟。

### 壽同宗和叔兄七十序

古之人有作必書諸竹簡木觚，故文字不煩世皆珍之後，代易之以楮箋刻鏤，日稠冊籍浩汗，而文字始輕於天下。至或以覆醬醅糊牆壁者，往往皆是。夫經史尚矣，若異端邪術傳奇小說之類，似無庸過惜。然攷六書之興，點畫偏傍，悉古聖賢精意所寓，忽略而棄置之仁者所不忍也。余宗和叔兄性質而行醇平，生雅好古玩，見器物之歷年數美，欸識而足壽其傳於不朽者，輒不憚重購之。旣能鑒賞，又善收藏，而其



所最愛尤屬意文字之間家居郡西郊每清晨入城  
凡街巷市肆之傍官府溷雜之所足跡所經遇有斷  
簡殘編片紙隻字必搜拾而袖以歸積至朔望則焚  
香燭告天地付諸丙丁此其用情勤摯直能體古聖  
賢觀文化成之意而不忍聽其穢污豈非仁者之事  
歟夫仁者必壽人之壽者必與物之壽者相宜兄今  
年登七袞而步履卓然安受孝願其壽殆未可量此  
匪徒福祐使然亦性情所自致爾余家藏五星拱壽  
圖筆墨黯澹蓋百餘年物也竊以爲唯仁而好古者

乃可相投贈則兄正其人矣故裝潢而題其額以爲  
上壽祝



嚴人修七十壽序

余族居鶴江之濱赭山聳峙於西北而山之東麓有二池水泓然者里友人修嚴翁家焉嚴氏歷宋元明以來卜宅茲地實與吾宗密邇邨壤相錯姻婭相聯耕牧漁樵相追隨伏臘燕饗祈賽蜡索之事相醪聚此豈非古所稱同井親睦者耶而人翁與余家尤世有文墨交自其祖蒙齋先生而後如行吾若侯諸公皆與先君子同塾過從而喜侯氏以麟史專門訂余社席蓋往來講論者不輟焉乃倏忽數十年間物換



時移衣冠頽謝追昔典刑之盛不啻落落晨星而猶  
幸歸然存者有人翁爲嚴氏靈光也人翁長余八歲  
方余舞象時已知其采藻黌宮今年已七十矣神氣  
湛然雙眸如鏡鄉鄰有不平事輒能以談言微中排  
解其紛難或遇賦役苦煩又不憚以身抗有司爲里  
社請命其視齷齪者流拘守咫尺而膜置通方曾無  
救於人世之利害緩急者能否豈不相越哉初度日  
諸戚友繪山高水長圖以祝而屬余序其端余以山  
莫高於泰岱水莫長於黃河其鍾靈毓秀往往鬱爲  
故族散爲大年昔人之咏茲地者有江似陽水篆山  
如葛令砂之句殆亦高且長之支裔歟而有耆耇如  
人翁者焉不可謂非秀靈之所分也當夫良辰佳節  
春麗秋清之候余嘗與族兄弟數輩登龍湫望滄海  
慨然興千秋之思而人翁每奮衣矍鑠携攬盤桓臨  
眺之暇憩息僧寺中啜茗飲坐蒲團劇談終日略無  
倦容斯亦生同里居同遊之勝事矣嗣君叔雍向及  
吾門竚將斯邁斯征率濟濟弟姪取析薪而負荷之  
則翁之壽且與山水爭雄彼羊叔子峴峰之感陶元



亮斜川之歎不猶見其贅乎書此以爲壽之文時在  
癸丑重九日也

奇書十九種序

奇書十九種者寧郡范公東明家藏書也戊戌歲余  
守母制讀禮之餘取是書而編次之或詰余曰夫聖  
人所以傳道於後世者惟其正焉而已矣奇則近異  
異則誣俗奇則鄰怪怪則驚人奚取而閱之爲余曰  
否否古今事理有正則必有奇奇者無不正正者無  
不奇也茫茫一氣間于何而有天于何而有地又于  
何而有人與物日月何爲而懸光山川何爲而列位  
風雨露雷何爲而震動洒潤禽何爲而飛獸何爲而



走草木何爲而孽芽人之耳目手足何爲而能視能聽能握能行習而安焉則皆正深而探焉則盡奇書何必存正而棄奇耶亦在乎讀之者何如耳夫書之正者莫如五經大易言陰陽九六之變至深微不可窺較爻象所繫盡復奧衍此固宇宙間最奇書也詩人比興非爾雅則難明其選辭叶韻每多殊絕者則六義未嘗不奇尚書以紀實蹟而一時都兪吁咈皆不類後世所言至於周誥殷盤尤稱詰倨儀禮周禮著自姬公然攷其章句大遠乎腐儒老生之所爲春秋載筆似粲然矣乃其微旨攸存變更一字則千百年揣摩之不定由是觀之天下所謂正經何一非奇書哉以今論夫十九種若鑿度若元包若潛虛若京房易固八卦之支裔也輔嗣之略例麻衣之心法郭京之舉正以及關氏程氏所撰又以發明乎十翼所未傳是緯也而不離乎經矣薛氏集語摭摭洙泗之遺昌黎筆解引伸齊魯之論奇之正而正者也竹書紀年頗有牴謬而參互亦多穆天子傳則其文樸茂不滅祈招要亦史中錚錚者爾若郭氏之翼莊蘇氏



之註廣成俱能以已意維挽而所言不忤於聖人素履固道家者流然五常之指爲儒者緒餘最下者其商鞅之書乎鑒其刻戾則務農重本亦有國所不廢也故曰書不必存正而棄奇亦在乎讀之者何如耳昔楊子雲好奇所著太玄五千文覃思鉤索不知者欲棄以覆瓿而後世多傳之方州部家之說其數起於洛書其理合於洪範八十一首猶之六十四卦也嘗試譬諸善用兵者奇正相生循環無端以視雕蟲顰悅豈不大相逕庭乎余所爲編次是書殆亦此

志云

### 正統萃書序

昔者唐虞三代之世。上有聖人以爲君。下有聖人以爲臣。其化醇茂。其學粹精。蓋治統與道統出於一而甚正也。周衰王澤竭。尼山以師教行。而治與道始分。戰國以後。霸術爭鳴。則治失其正。異端紛裂。則道失其正。正統之盛。何由而見乎。雖然。人類不滅。綱紀猶存。勢必有宰而御之者。人心不死。知覺猶靈。勢必有沿而續之者。未可謂正統遂絕於後世也。治統之出於正者有四。一曰漢。一曰唐。一曰宋。一曰明。夫膺當



天之隆運。表尊攘之偉烈。以聖治而留聖道之緒者。莫過我明。其次則漢之驅除秦暴也。其次則唐之掃清隋虐也。其次則宋之爲衆推戴而肇興斯文也。其君苟有愛民育才之心。其臣苟有匡時復古之略。抑諸言者。卽典謨訓誥所不棄。四代以外。非可濫收也。至若道統則與治統有異。治統著於事。著於事者。有時而或絕。道統存於心。存於心者。無時而不續。雖極泯彝之世。而賢人君子。往往扶挽於其間。必云孔孟而後。千有餘年。乃克紹於濂洛。則誣矣。今所謂理學者。究性命之指歸。研精一之蘊奧。格物居敬。以紹承前聖。誠道統所首尚也。然世固有知之而不能行之者。口談仁義。身忘忠孝。近世鬼禩者。儔舞於流寇之廷。而進以清心寡欲之說。可謂儒乎。則名節者。所以佐聖學之窮也。平日矜莊自飾。動必端方。一旦有急。束手無措。幾與修齋誦經者等。豈若左宜右有。能撥亂定難之爲愈乎。則才業者。所以實理學之虛也。六經論孟之書。言如日月。而後代訓誥之習。紅腐不可食。將何以黼黻聖謨乎。則文章者。所以飾理學之



陋也。要之名節也。才業也。文章也。苟得其正。卽爲理  
學所存。拘一途而言道統者。非也。何也。世之言治統  
者。寬矣。溫公而先曹魏。永叔而祖朱梁。文中而帝拓  
跋。將疑渾一六合。玉食萬方者。皆可謂之正統。而寬  
已甚矣。寬而嚴以辯之。非四代明君之言。則不載。非  
四代良臣之言。則不載。而後夷狄女后有所警。暴虐  
篡弑有所畏。治統庶幾正乎。世之言道統者。嚴矣。美  
新之楊雄。應斥也。附冀之馬融。應斥也。仕元之許衡。  
吳澄。應斥也。至若以災異議仲舒。以圖讖議康成。以

詞章議昌黎。以不著不察議武侯。以有德性無問學  
議子靜。則失之太嚴。嚴而以寬收之。有遺經於灰燼  
之餘者。有必錄。定折衷於淆雜之後者。有必錄。挺忠  
節於窮困之地者。有必錄。維綱常於垂絕之軌者。有  
必錄。闢邪說於衆呌之同。揭原本於支流之蔓者。有  
必錄。而後微顯闢幽之下。君子皆得自附於聖賢道。  
統庶其正乎。雖然。正統之世。創業者。必能尊儒而重  
道。守成者。必能興學而右文。故其時多光明俊偉之  
士。士之生也。有遇。有不遇。或遇矣。而不盡用。顧其所



具所陳皆足以救頽末致太平是治統與道統又未始不相合也。治統與道統合而數百代之懿君哲輔聚於此數百代之仁人學士亦聚於此矣。故名之曰正統萃書。

### 明詩選序

說詩者紛紛論未有定也。吾惟折衷於聖人之言而已矣。聖人之言詩取其可與觀羣怨而歸之於事父事君多識其緒餘也。是故詩三百篇風雅頌不一體賦比興不一義商周魯不一時十五國不一地正變大小不一用天王宰相諸侯大夫里巷士庶及宮妃野女之屬不一人而以聖人之言衷之莫不殊塗而同歸何則其所爲興觀羣怨者發乎情止乎性合乎無邪之思者一也。有明取士用經菴與唐宋用詩賦



者不侔然高皇帝以天縱睿哲創垂賡歌而三百年  
來詞臣騷士靡然化之世挺名家家標異幟有沉博  
而絕麗者有澹漠而冲和者有摹擬而法古者有臆  
造而雕新者有運奇而蹈險者有宅平而爽朗者其  
間醇疵錯出瑕瑜不掩博麗者或失之繁縟冲淡者  
或失之淺率摹古者或失之陳因造新者或失之杜  
撰奇險者或失之鈎棘平爽者或失之庸常此詩之  
所以貴乎選也選者存其爾雅刪其雜累固將調劑  
之以臻於粹美而非折衷於聖論則雖先後更變彼  
此譏評未有能合於無邪之思而革其弊者也詩家  
之弊大約有三一曰淫聲男女居室大倫所係而或  
者耽青樓之色戀紅裙之妝腴詞豔體夢想巫雲此  
悖蕩之弊也一曰異端儒者讀孔孟之書而乃厭數  
世紛離棄名教希志緇流則逃禪有偈馳情羽化則  
遊仙有詠或寂或玄豈聖賢中正之訓乎此頗僻之  
弊也一曰狂魔士之有才者負氣而蘊憤矜已而凌  
物放逸乎禮法之外恣睢乎歌舞之林沉湎箕踞詞  
同怒罵此縱誕之弊也說詩者不鑒乎此顧又喜談



而樂道之以是爲昇平盛事一則曰風流跌宕也一則曰旨趣超幽也一則曰氣尚昂兀也吾不知其於興觀羣怨之義何居彼其情性旣邪學術大壞無怪乎一經末造遂至喪名而敗實也余於是選博觀約取舍短錄長而不敢拘拘焉繩以偏至之說要使明代詩家各見其美而止至於違道干譽如前所云三弊者往往略而弗存間錄一二亦借以論其世而知其人爾讀是集者鑒之

書帶草堂詩自序

昔唐高達夫年五十而後學爲詩每一篇出則人競傳之子少時尚營舉業至三十歲遊京師始多所吟咏則未爲晚也所恨者遭時不淑上之不得獻清廟鏡歌之章次之不得與燕賞應制之什間或感時而賦事觸物而興情要不過如騷人幽士輩流連於雲月花草惆悵於山川稼圃已爾詎能攬衆體以成音彙百家以據志乎古有言曰窮者之詞易工予竊有所未敢信也暇日取崇禎甲申後所作諸藁刪擇而



存之將以是質諸高明者焉慈谿鄭溱蘭臯父自題  
於書帶草堂

古稀草自序

憶余十歲時歲在辛酉天啓改元余方就外傳讀解  
元陳伯玉姚穉高之文光景殆如昨也會幾何時而  
天旋運轉辛酉再來余行年且七十矣數十年來三  
辰霧塞九縣颺回巢合尊之生子盼冬青以開花憂  
田園之將蕪棄朝市於永擲而今已矣首童齒落精  
竭神疲雖督課家常亦知力不勝任古人七十而致  
家政良有以也所患者男子桑蓬室人摧謫老馬爲  
駒見譏小雅豈未聞杜陵古來稀之詩乎枯心未灰



尚欲永言是後有作集曰古稀

序王聖若遊西山詩集

聖若諱睿嘉善人

天下無事不有緣而緣之在山水間者存乎其時又存乎其人人當繁會之日珪組在身塵網矜束雖雅意好遊而興致不親若此者時慳也亦有鄙俗者流耳聞名勝而兀然閉於一室目覩澄華而聞然無所吟咏遂致松蘿減態溪壑詭譏豈非其人之過哉吾友王聖若人之雋上者也滌襟瀟洒育氣清遙湛深之趣與水鄰磊落之槩與山洽而遭時不偶偃蹇橋門每與諸同人悲歌燕市中其牢騷忼慨之意觸物



造端自無不凄楚而幽折者都門以西迤邐數十里  
外山勢蜿蜒爲神京拱衛諸如碧雲戒壇石景檀柘  
暨龍湫渾河之勝奇峯瀑澗怪跡殊傳載在志林甲  
於畿內而聖若不憚勤渠策馬作十日遊所至輒原  
本山川命題作賦今觀其吟咏諸章淡遠而古宕閑  
靜而冲和辭足以繪景景足以發意讀之如江蘼杜  
若香芬不覺襲人卽步未臻於嘉地而儼若身歷之  
此非聖若之緣偏與山水諧乎時耶人耶兩得之矣  
余與聖若同遭顛蹶朝夕向客牕燈火間作離愁狀  
而弗獲追隨鞭鐙一吊山靈坐使陽春白雪之音寥  
寥寡和此之謂亟失其時嗟乎余真天下之無緣人  
也時在崇禎辛巳春二月花朝日題於燕京旅邸



書謝臯羽晞髮集後

蘭臯子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蓋志者詩之淵源也  
人無卓然之志雖留連景物藻繪辭華意終索如耳  
若臯羽諸詩其所稱鬱於中而鳴於外者乎眷懷故  
君悲思良友隨所興感莫不寓之誦之者如坐深山  
幽谷聞寒風積雨聲淒淒切切槭槭蕭蕭而入乎心  
脾之間故其近體則幾乎盛唐古體則上追魏晉良  
繇其蓄志沈亮也余僻居江干喜讀屈騷陶詩旣又  
得晞髮集而吟之狂歌長嘯未嘗不歎爲三絕云辛



卯夏五書

明故神樞營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二華施公  
傳併贊

公諱翰字季鷹別號二華其先定遠人也遠祖諱戡者從高皇帝龍興累功授千夫長蒞寧波衛遂家焉戡生三子仲名恕恕生騫騫生彪彪生誼卽公祖也誼號南渚中嘉靖戊戌科進士歷任南都駕部員外居官貞介著水蘂聲誼生懋中以明經授仁和縣學清白有父風懋中生子三人長承芳次繼先公其季也公天性孝友事父母致敬毫不忘哀待二兄極其



敦篤雖一縷一味未嘗不共之家初患貧而公侗儻  
有大志長兄博學能文爲諸生最公從之讀書所得  
於家傳者至富旣壯遊京師術士毛貴峯一見而異  
之曰君相虎頭燕領殆飛而食肉者也會中表葉春  
國方任兵部主政以公薦於邊帥李成梁署爲幕賓  
公遂得兼嫻騎射十發九雋焉萬曆丁未歲以武科  
中進士授萬安縣守備江右故理學名區是時南臯  
鄒先生直言蒙謗講道里居公至則執贄用弟子禮  
見之贈詩有云一疏綱常世事違山林熒熒有光輝  
已知卓立風塵表無奈同仁遠近歸砥柱斯文關國  
運楷模後學盡精微百年杖履皆安土未必紛華愈  
息機又云出郭招提一里間真人龍臥舊玄關自甘  
綠野將垂老空令蒼生切賜環大道未明終屬夜顏  
風莫掾總歸頑何時洗却塵寰習重揭中天日月還  
蓋公所窺於先生之學者深矣時腹地清寧公於營  
務之暇築見參樓於江上招諸生蕭琦劉士禎等讌  
集唱誦爲布衣交二人卒以文材登第按憲吾鄉公  
之敦詩說禮而知人能得士有如此秩滿轉四川都



司川城係武侯所築自明昇破後年遠傾頽諸如鉄柱鐵闔之類盡圯水中公莅職數月卽謀諸當事者咸以勞費爲艱憚於葺治公曰是無煩役民而請餉也願卽以衛士修飭之躬親董率凡三旬而雉堞麗譙煥復錦官其後公陟雲南叅將朝廷以援遼徵蜀兵土司奢崇明等乘機謀叛殺巡撫徐可求於滇場而徑攻川城城以堅不可破此公之陰有造於蜀而人未知也滇南係沐黔寧所鎮軍政久弛苗蠻孽牙公爲之撫其馴者懲其黠者信賞必罰而軍令肅然土司有沙元普明聲二人梟勇而兵精公推心待之衣以衣食以食妻以妻職以職不啻若子弟然二人旣感公恩而又服公清廉異於前將之沒賂者以故所向輒効命一日有苗寇數萬警會城巡撫閔弘學直指羅大尤兵備王士英皆錯愕束手公自臨沅駐所率兵數千趣救營於城外二日賊兵報近公令沙元以十八騎往偵之且授以方略曰賊衆我寡脫相遇者戰則生走則死惟登高而薄之相其領伍者而亟鏢之賊可却也旣而元果遇賊如公言遂以十八



騎奔其數萬人公乘勝追擊餘寇悉遁自是滇民倚  
公有若長城滇之東北爲貴州時叛彝安邦彥勢甚  
陸梁圍困省下公甥李樛爲巡撫竭力應禦勵忠以  
守者十餘月而滇左諸彝之近黔者往往與安賊爲  
聲援樛移書於公公率普明聲等聲言略地出其不  
意破諸彝之險壘四十餘所直抵貴州界莫敢助安  
賊者而黔無右顧憂公之著績滇南波及鄰壤有如  
此然公久官萬里外夫人王氏多病時思生入玉關  
會有旨升公爲神樞營都督僉事遂整裝取廣西道

而歸諸土司各率兵遠送無不扳轅揮淚者公之德  
服蠻方又何如哉而直指羅與公有私隙乃以擅離  
信地糾公弗之辯也適夫人王氏故意不欲仕遂謝  
病家居卽所居之傍建清風閣種竹蒔花其中優游  
以自娛倘所謂成功而不居知止而不殆者非耶時  
鄉先生之致政者如槐庭林公貞吾陸公南仲楊公  
皆負重望於郡中公約爲社友每遇良辰則設棊飲  
酒繼以賦詩人或比之香山洛邑云而公又精於行  
草遠宗張樛寮近學黃慎軒所書如龍翔鳳舞超然



書帶草堂文集卷一  
至  
塵表凡吾郡之名園別墅暨梵宮精舍莫不求畧額  
焉崇禎甲申歲享年八十俄寢疾旬餘而卒聞訃者  
無親疏貴賤罔不潸然蓋公居林下二十年睦鄉多  
義待下多仁又善接引後生恤其窮乏故感動人心  
如此公生一子名宗玠字仲吳充邑弟子員仲吳爲  
人落拓不修小節弘光乙酉歲留都師潰卽挈家隱  
於管江丁亥十二月郡庠華夏廷評王家勤約舟山  
將某自海道進攻已爲內應又約仲吳與杜英侯從  
管江起兵會邑紳有洩其謀者華夏被執海兵亦退

而定鎮之兵至管江矣仲吳以力屈死盡籍其家公  
之祀遂絕溱家慈公仲女也嘗念外氏之凌替終夜  
徬徨且懼公之德業亦將湮沒弗傳不量材劣謹錄  
公素狀登諸荻露庶後有搜採野史者可藉手以應  
爾

贊曰語云得全全昌失全全亡以公之德業孔昭感  
被殊域非所謂得全者哉而凌夷若此將古之君子  
或不貴以後嗣傳而貴以令名傳也夫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豈公而當此亦必殺身以成其仁耶否則爲



仲吳者何其視死如歸也

牡丹說

辛丑歲余選正統萃書至周子愛蓮說而欣誦之時  
春和韶令木芍花盛放庭前余愕然謂弟子曰茂叔  
以君子比蓮以隱逸方菊而以富貴屬牡丹則牡丹  
之開宜必在富貴家矣余也守困敝廬無位則不貴  
無財則不富此紛葩爛熳者奚以若拱而若向爲將  
毋余之所好未免同俗故物以意感歟是夕花陰之  
下玩而醉醉而臥夢一人綦冠博帶坐草堂而詔余  
曰我愛蓮者也子疑牡丹之必生富貴家乎夫世所



謂富貴者役神於賄賂而其胸不滯詩書耽形於錦  
繡而其腹不畱仁義是富而貧者也乞哀於熏灼之  
門雖衣冠可免求榮於蠻觸之途雖犬羊可拜是貴  
而賤者也今子抗志青雲之上朝餐蕨夕茹薇經史  
因而著述性命用以優裕豈非多文以爲富耶世主  
不得而臣當塗不得而友豈非高尚以爲貴耶然則  
子之所謂富貴異乎俗之所謂富貴也牡丹之盛詎  
曰不宜且吾聞物以人重未聞人以物重也三楚之  
域多植秋英自淵明愛之而菊始重彼澤之陂皆栽  
菡萏自吾愛之而蓮始重何則吾之愛蓮淵明之愛  
菊異乎俗之愛蓮與菊者也然則子之愛牡丹庸知  
不異於俗之愛牡丹耶觀其向日敷榮似忠君者流  
香滿室似芳名者綠葉垂陰似善藏者偉萼雄奇似  
超羣而拔萃者子之所好倘在於茲則牡丹其自此  
亦重矣語畢揖去余方欲踵問無極之旨而夢已忽  
覺



訓釋

歲在壬辰蘭臯鄭子設塾於書帶草堂進子弟而訓之曰夫崇修莫大乎學古立業莫貴乎遵天遵天者與時而懋學古者以勤爲先昔孔子秉神聖之姿而不倦乎翼繫之編鐵槌三折漆書三滅斯爲尚焉若乃伸舒下帷而園跡絕幼安坐讀而木榻穿康成弘箋釋而無怠文中摹經史以多篇昌黎著述孳孳繼晷考亭闡釋兀兀窮年斯皆先正之懿躅實乃後進之淵源故愚而克勤則愚漸豁智而克勤則智愈研



譬之弧日射則熟能生巧而琴日調則指不乖絃藝  
猶如此學務勉旃客有自外至者見所訓而姍然曰  
嘻甚矣其瘁以若所言毋乃牯於古不便於今誣於  
天不適於人乎且子年自舞象而學知勤肄書窮四  
子詩窺五際索易義於山氣形之墳較麟經於左高  
赤之例搜百家則周秦漢魏晉唐宋元之集莫不手  
披辨六曹則銓課曆律兵車錢穀之謨罔不心係然  
而舉不過乎明經爵僅命於藩治運遭鼎革窮老薛  
荔尚以勤而教人何自蹇其所遇蓋通塞繇命匪關

人勦處世末流利方爲貴憤激者合卑棲於稼圃馳  
驅者宜委蛇於勢利今子下不能效芸耔之勞上不  
能隨青紫之類徒驕語蕨薇空榮蘭蕙抗顏明淑不  
知自愧是猶舍舟楫之渡而迂步橋梁居幽暗之宮  
而命物載燧也反而維之其將曷謂蘭臯子愀然正  
襟而却之曰咄哉率天下以惰而禍夫學者必備於  
是論且爾何見之窄而不曙所尊也蓋聞學宗一致  
情剖三因發理蘊於性美被道風於天真此學之上  
因也研經術之微指肆文章之偉陳此學之中因也



博科名而借徑資餘緒以榮身此學之下因也惟本  
三因爰分四轍卿賦凌雲聲動御側匡鼎解頤位登  
九列此之謂顯轍淵明勸農吟詩自悅東發避居抄  
史爲業此之謂隱轍老更稽古辟雍見力河汾講莩  
貞觀標迹此之謂正轍元凱佐炎武庫不失魯齋仕  
元理路同絜此之謂變轍是故人各有遇匪容一律  
學無可弛用勤爲率語云挾君山之書饒如猗頓玩  
腐遷之篇華同千石又云富而無學如圈中之豚貴  
而無學如欄中之牯今緣困蹶而欲遷業則是傷飽

者犯關格之症而禁懸哺食矣希酬報而令詭隨則  
是力田者苦恇嘆之災而易種莠藿矣烏乎可哉僕  
生隸海陬時違天泰日未攬乎翰苑之藏足未徧乎  
名山之載學雖勤未爲大也籍已登於楮紳之班材  
獨疎於干戈之會遇雖艱無足怪也古不云乎幼而  
能學如暘谷之升壯而能學如亭午之盈老而能學  
如燈燭之明予方欲與二三子勤茲微緒廸厥性靈  
泉源旣導波委用清正變有紀顯晦有衡述前言於  
孤立垂大義於後生視彼稼圃若筵與楹至如夷甫



以清談而勸進子雲以太玄而美新李密陳情而詞  
稱僞朝王維傷樂而身署賊臣吳草廬以鄉貢而革  
面趙孟頫以宗裔而回心斯並遠越乎軌物豈曰小  
貞於膏屯予不忍以處已而矧敢以訓人

### 戒煙文

夫詩人寄興於醉鄉聿傳王績之記韻士清譚於湯  
社爰垂陸羽之經二者日用所須不可廢也然而烏  
程白墮或慮其伐性而喪身雀舌鳳團猶戒其耗精  
而瘠氣則物之有利者必有害味之可嗜者必可疾  
焉至如近世所號爲金絲煙者品未嘗於炎農性不  
載於本草始緣濊貉之鄉用除嵐瘴延及邊塞之士  
取禦風寒酣暢殊於酒醴則非豪情放志之所娛也  
津液異乎茗茶則非澄神逸趣之所藉也飫其味者



搖首顛足則知其強陽而不仁聞其氣者觸鼻熏心  
則知其穢汚而不潔今或者貪俄頃之樂而不審積  
久之傷染習俗之風而不曉愛身之哲迷厥大厲號  
曰相思朝斯夕斯佩銅管如佩玉塵臥止行止求宿  
火如求煉丹斯其耽人也過於茶則其損人也必酷  
乎酒矣且夫以文邦而食■■之所食其地不相宜  
也以士夫而爲卒伍之所爲其人不相稱也登諸廟  
堂之上腥及神明列乎燕享之間亂乃籩豆用諸閨  
房之內辜爾粉脂施乎簡策之旁溷我蘭蕙外之徒  
有傷於體貌內之實無益於身心古之賢人尚懲忿  
而窒欲今之君子曷隨波而逐流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